

依止善知识之引导

一切显经、密续、论典当中，都未曾说过不依上师而成佛的史传，现实中也无有一例是仅凭自我臆造及魄力生起地道功德的。道理是这样的：自己在内的一切众生，对于颠倒的邪道，心识擅长为性；而对于解脱和一切种智的正道，却如无识盲人迷惑于旷野一样，因此，绝不依商主而能从宝洲取到摩尼宝的例子。因此，由于善知识与善友是解脱及一切种智的真实向导，需要恭敬依止。

依师之道，有最初观察上师、中间依止上师和最后随学上师之心行三大部分。

最初观察上师之道，总体来说，由于凡夫之心容易由友伴等暂时境缘而转变，因此，一切时处都需要依止善知识与善友。譬如一节普通木材，落到了玛拉雅山檀香林内，经历多年，就会熏染上檀香木的妙香，结果致使此普通木材也出现芬馥的妙香了。同样的，如果依止具德的圣贤们而住，则会熏染上他的功德妙香，之后一切威仪都将变成跟他一样。颂云：“犹如玛拉雅林中，流落普通一节木，枝叶受润如檀香，依止贤德成同品。”

由于现在已成五浊恶世，因此，诸续部宝所说德相圆满具足的上师是十分难得的，但是，所依上师一定要具足如下功德。即是：与外别解脱戒、内菩萨戒、密密乘戒三律仪的

开遮之处不成违犯故，相续清净；经、续、论诸教典方面，发生殊胜闻慧不愚昧的德水，无边众生方面，出现如母怜愍独子般悲心的德水，依此闻与悲的德水滋润相续之地；精通外显三藏、内密四续部之仪轨，依修持其义，相续中已证得断证二品诸殊胜功德；依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此四摄之道，摄受诸善缘弟子。偈颂云：“圆具一切殊胜德相者，由浊世力所致虽难得，三戒开遮清净之大地，多闻悲心滋润心相续。精通如海三藏密续仪，无垢断证智慧果丰富，四摄之花灿然开放故，摄受善缘弟子蜜蜂群。”

特别方面，开示密咒金刚乘窍诀的甚深要点，上师需要具足续部宝所说如下德相：能成熟灌顶之江河无有间断之故，成熟相续；灌顶时所承诺的誓言及其他律仪处无有相违；烦恼、分别微少故，相续寂静调柔；密咒金刚乘因道果一切续部义悉皆通达；见本尊面等近修之相已得圆满；现前实相而亲证故，解脱自相续；相续充满悲心故，唯一希求利他；已断除今生世间法之耽著故，俗事微少；摄取来世义利故，殷重思惟正法；由见轮回唯苦故，心具大厌离；且劝导他人行持此道，由随类调伏门摄受弟子诸方便上已得善巧；依照上师言教修行故，具足传承加持力，需依止具足如是德相之师。颂云：“特别开示窍诀师，得灌住誓极寂静，通达因道果续义，近修之相得圆满，亲证解脱自相续，无量悲唯求利

他，俗事少殷重思法，具大厌离劝他行，于诸方便得善巧，具足传承加持力，依如是师速成就。”

相反，应当舍弃的上师的法相：虽然自相续中无有少许闻思修的功德，却自认为我是某某上师的公子或者侄子等等，超胜他人，现在我的继承者也是这样的。这种就是婆罗门式依门第守护的上师。

再者，虽然有少许闻思修功德，但不是以希求来世义利之清净等起而修行，而是顾虑自己退失舒适的上师地位，由此为了现世利益而做，这些上师就叫做“木磨上师”，意思是他不能调伏弟子的相续。

又有相续中无有少许高出一般凡夫的功德，但是其他愚人却生起信心，由此没有观察就将他置于高高地位，他得到恭敬利养忘乎所以以后，相续中充满了骄傲，而见不到贤德者的功德，这叫做“井蛙般的上师”。

井蛙的情形是这样的：

从前有只老蛙，长期居住在井中。一天，有只青蛙从大海前来，到了它跟前。

井蛙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它答：“我从大海来。”

“大海有多大呢？”

“大海非常大。”

“有我这井的四分之一大吗？”

“不止。”

“那么有没有一半大呢？”

“也不止。”

“有这口井这么大吗？”

“还不止。”

井蛙说：“不可能有那么大！需要看过才信。”

两只蛙就一同去了大海。见到大海时，井中老蛙惊吓而昏倒，头裂而死。

再者，由于并未依止善巧的上师而精勤学习经续诸教典故，听闻寡少；由于相续中烦恼粗重，无有正念正知故，违犯律仪与誓戒；虽然相续的程度比凡夫还低下，却按照大成就者的作为那样行持故，空中狂行；嗔恚及讥讽重故，断掉慈悲心之吊索，如是之师称为“疯狂向导恶知识”，即是引人入邪道之师。

特别而言，若无有少分较自己增上的功德，远离慈悲菩提心，此种上师不知如何开启弟子的取舍之眼，就是所谓的“盲目向导”。

偈颂云：“犹如婆罗门依门第护，顾虑退失舒适之地位。安住闻思非为来世果，犹如木磨无益之导师。虽然不违异生凡夫性，愚者起信置于崇高位，供养利养恭敬成骄慢，犹如

井中老蛙邪知识。听闻寡少违背律仪戒，相续量低行为高空行，折断慈心悲心之吊索，若依疯狂向导增罪业。特别无有较己增上德，离菩提心依名声依止，如依盲目商主大失误，欺诈相伴将漂黑暗处。”

以此原因，莲师也说：“不察上师如饮毒，不察弟子如跳渊。”这意思是说，由于上师是生生世世的托付处、取舍之处的指导者，因此，如果不善观察而遇到邪知识的话，将使信士一生的善资粮全都落空，这次所得的暇满人身成了空过。此情形如同大树底下盘踞着毒蛇，认为那是树荫而来树下，由此会被毒蛇咬住，毒发而死。偈颂云：“是故若未极观察正士，则令信士善资徒空弃，获得闲暇时期如错认，毒蛇计为树荫而受欺。”

以此缘故，经由善加观察、无误伺察，从而获得了具足上述此等功德的上师，随后就要做到不离真佛之想。即是：圆具如是一切功德的上师，唯是十方一切如来的悲心与智慧本身，为了所化众生而以补特伽罗人之身相降临。偈颂云：“圆具一切功德上师尊，乃一切佛悲心智慧界，依人身相降临所化境，悉地之本更无出其上。”

如是的圣德上师尊，乃是为欲以方便引导化机，暂时的行为等似乎显现与一切凡人同品，真实义中心住于佛境界故，运行机制与一切凡人相反。由于任何作为唯一是顺应化

机相续的具圣心意的作为，因此，较一切人殊胜；于断除疑虑上具大善巧，能忍弟子的邪行及疲厌，故如独子之母。偈颂云：“权巧之义品类同一切，真实之义机制异一切，具圣心故超胜于一切，巧断疑惑能忍邪行疲。”

圆具如是一切功德的上师尊者，犹如度众越过轮回大海的慈航；犹如无误指示解脱与一切种智正道的商主；犹如息灭业惑炽燃火聚的甘露雨；犹如遣除浓厚无明痴暗而作正法光明的日月二轮；安忍邪行与疲厌，见地行持广大，犹如大地；此生利益、来世安乐一切功德之生源，如如意树；成为诸乘诸宗难思难量门类凡百所欲的大库藏，犹如贤瓶；住于所欲四种事业大海之发生根源，如如意摩尼珠；普于无边一切众生，无有亲疏爱憎平等慈愍，犹如父母；普缘尽虚空界众生悲心广大，于诸苦难无依有情悲心尤为迅速，犹如江河；欢喜不由嫉妒而变迁，且不为执著之心所动，犹如山王；平等舍心无有贪嗔扰乱，犹如雨云。偈颂云：“如大慈航度人出有海，如真商主胜道无错乱，甘霖寂灭业惑大火聚，等如日月消除无明暗，极大乘载故是广大地，利乐出生之源如意树，圆具妙法故如贤妙瓶，普生之源超胜如意珠，平等慈愍一切为父母，广大速疾悲心等江河，无迁无变欢喜如山王，不扰不动等持如雨云。”

如是上师，从悲心与加持力方面等同一切诸佛，连接好

则即生成佛，连接差也将转成轮回有边，故偈颂云：“如是上师等同一切佛，为害亦将相连安乐道，于诸无伪信心依止士，增上定胜功德如雨临。”

中间依止上师之法，如《华严经》云：“善男子！汝当于自身起病人想。”如是等类，由诸多喻义门详为演说，即是犹如患病苦恼而依止善巧医师，犹如旅客行于恐怖之路依止护送勇士，犹如遭遇盗贼猛兽恐怖损害依止堪能救护诸援助者，犹如商队往诣海洲依止商主，犹如乘客往诣大河彼岸依止船师，需要如此依止能从生死与烦恼之怖畏中堪作救护的上师善知识。偈颂云：“病依医师旅依护送者，怖依援助商人依商主，渡依船师如是于生死，烦恼诸敌恐怖当依师。”

如是具足观念：纵遇命难亦不相违上师善知识之心，心力铠甲大；不会由于暂时因缘而转变观念故，择慧极其坚固；不顾身命而完成承事上师；所说教敕悉皆听从，不守卫自己，此修士将唯一由对上师的信敬而得解脱。偈颂云：“誓甲殊胜择慧极坚固，不顾身命以承事上师，所说教敕铭心不顾己，此人唯由诚敬得解脱。”

又得见上师为真佛，信德大；能知上师精通方便诸行为之妙意根源，能受持上师所说正法，慧德闻德大；悲悯苦难者、无依怙者，悲德大；敬重上师所授律仪及誓戒；身语意三门寂静调柔；内心普能包容上师道友任何作为，量德宽广；

随己所有悉能舍与上师，慷慨德大；少有不净观念、观过心故，具足净观；常具善念：若做罪恶之业，愧对圣贤，具足愧德，应须由如是门依止上师。偈颂云：“大信大慧大闻及大悲，敬重律仪誓戒三门调，宽广慷慨净观愧耻德。”

如是一切时一切阶段，所有行事都须顺应上师之心来修办，在不出现违背师心的业行方面，须做善巧守护。再者要具如是品德：即使上师猛利呵责而惩治，也无有嗔怒怀恨，犹如良马；为完成上师吩咐等事，随去何处都无疲厌，犹如舟船；师所吩咐之事，无论好坏无不承担，犹如桥梁；一切寒热和困难都能忍耐，犹如打铁之铁砧；一切吩咐悉能听从，犹如奴仆；舍弃骄慢持卑下位，犹如扫帚；远离傲慢，普敬一切，犹如断角良牛，须由如是善心依止上师。《华严》等经宣说了上述法义，偈颂云：“极为守护师心故贤良，虽作呵责无忿如良马，随行何处不厌如舟船，好坏悉能承受如桥梁，寒热无不忍耐如铁砧，如教顺心听从如奴仆，舍弃骄慢谦卑如扫帚，远离骄傲犹如断角牛，诸三藏说如是依止师。”

由三种承事门修令师心欢喜，上品是所谓的修行供养，上师所开示的妙法，都由苦行坚毅门作实修；中品为身语承事，说的是委派自己身语意三门为上师作仆使，充当侍者；下品奉献财物，即是由食物、财物、受用等慷慨布施门，而做到令师心欢喜。偈颂云：“若有财物供养第四宝，委派身

语恭敬承事业，一切所作永不成空耗，三种令师欢喜修为胜。”

成就者上师的行迹不定，不管他作怎样的示现，要认识到这唯是大权方便的行为，唯一作清净观。

从前，大班智达那若巴已是解行双圆的大德，一次本尊告知：“你宿生有缘的上师为圣土帝洛巴，你应前往印度东方。”

他立即启程奔赴东方，但他寻访不到帝洛巴上师的住处，问当地人们都说不了解，他又问：“此地有没有谁叫帝洛巴？”

人们回答：“有个乞丐帝洛巴。”

他心想：“大得道者的行迹不定，很可能就是他。”

于是又问：“乞丐帝洛巴住在哪里？”

人们说：“就在那边正冒着烟的破围墙内。”

他到了那里，帝洛巴正坐着，面前放着一个装了许多活鱼死鱼混杂的木盆，他取出一条鱼，放在火上烤，然后口里吃着弹一响指。那若巴上前礼拜请求摄受。

帝洛巴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是个乞丐。”

那若巴由殷重诚心请求，帝洛巴才摄受了他。

这样的行迹表现，不是帝洛巴因饥饿为得到食物而杀鱼，而是因为那鱼是不知取舍之处的愚痴恶业众生，他又有

超度它的能力，为了和那鱼结缘而吃它，之后将其神识迁至清净刹土。

如是，萨绕哈依弓箭手相、夏瓦热依猎人相等，印度大多数得道自在者示现屠夫等极下劣相而存世。因此，对于上师任何行为都不能颠倒邪见，需要唯一修练清净观。如云：“师之行仪莫邪观，印度多数自在者，凡庸恶行下贱相，败落之中极败落。”

如果不作如是正观，依颠倒见而观其过失，则如云：“长期相处于佛亦见过。”虽然是佛，也会见其过失。

往昔，佛的堂弟善星比丘二十四年中做佛的侍者，他聪慧能背着讲十二部藏，然而他看佛的一切行为都是谄逛行，他想：除了有没有一寻光的差别外，我们二人完全相同。生起这种粗暴邪念后，他说：“二十四年为汝仆，唯除身具一寻光，芝麻许德我未见，知法同等不为仆。”说罢离佛而去。

当时，阿难接任佛的侍者，他问佛：“善星比丘将会转生何处？”

佛答：“善星比丘现在只有七天的寿命，死后将在花园中转生为一个饿鬼。”

阿难到善星比丘面前，转告了世尊的话。

善星比丘心想：他的妄语有时也像有对的，所以这七

天中我应谨慎行事，七天过后，要让他羞愧。于是七天中未进饮食。到了第七天的早晨，因口干而喝了一口水，结果水不消化，大限已至，随即在花园中转生为一个饰有九种丑相的难看饿鬼。

因此，若见到贤德上师的行为有过失，应自感羞愧，并且想：这是由我自己的心眼不清净所致，上师的行为没有丝毫过失，应对上师增上修行信心，观清净相。如云：“自心亲因尚未得自在，迷乱观察罪过无有量，善星比丘心通十二藏，恶力所加见佛谄谤行，善思此理应自改自心。”

同样，如果贤德上师示现似乎对自己特别嗔怒，此时也不应心起忿恚，而应如此思惟：“这一定是上师看到我的某些过失，见到已到该由呵责门径作调伏的时候了，由此才如此调伏。”应当在上师心情平静时，到上师面前作忏悔等。颂云：“设若师现嗔怒行，当思师见吾有过，师当呵责行调伏，既觉知此应忏悔。贤敏士夫善解意，解意不为魔所转。”

日常自己在师尊身边时，应学寂静威仪：当师尊从座位起身时，自己应立即起立，不应坐在座位上；师尊安坐时，应作问安等等，观察时宜，献上适合师尊心意的用品等等。师尊行走时，随侍而行。应当注意，若行于师尊前位，则成了背对师尊，故不应走在前位；行于师尊后位，也成了践踏师尊的脚印，故不应走在后位；若行于师尊右侧，则居首席，

凌压师尊，故更不应走在右侧，以此原因，应有诸如居于师尊左方稍后随侍而行的恭敬，如此而行。如果道路有怖畏，请求师尊开许，行在前方也无违背。对于师尊的座位、乘骑等也应尊重，不应踩踏师尊的座位、坐在师尊的乘骑上等等。师尊的房门也不能猛地打开、用力敲门，应当徐缓地开关。在师尊面前，需要断除身体的媚态、喜怒之色等等，断除说虚诳语、不观察的随便行为、戏谑玩耍等嬉笑及无意义的无关绮语。应当心存敬畏，舍除满不在乎的心态等等，学习诸种寂静之威仪。本颂云：“师尊起身勿安坐，坐时问安呈用品，师行勿行前后右，踏垫坐乘等折福，断除猛利敲师门，舍离媚态喜怒色，勿说妄语莫随便，不行嬉笑无关语，三门寂静而依止。”

同样，对于上师的眷属及金刚兄弟姐妹也应学亲好的善行。不管相处多久，心都无厌其烦而好相处，犹如腰带；无论临时有什么事情，都放下架子，平易趣入，如同食盐；对方的恶语口角或给予难以承受的负担，都具大忍耐，犹如柱子，应依如此的善行而亲近。颂云：“和睦相处如腰带，平易趣入如食盐，具大忍耐如柱子，亲师眷属与兄弟。”

第三、学师心与师行

最后学习师心师行。上述依止上师的一切法则已得定解后，譬如依止胜妙池塘的群鹅，不会浑浊池水而闲缓嬉戏，

享受食物；蜜蜂飞入花园时，不会损坏花色花香，而是品尝花精后便离开。像这样要认识到，由无厌无疲唯依师教而行，奉持师意，依信心和勤奋为亲因，则大德上师心相续中存在的一切闻思修功德，就能来自自相续里，如同从一具量瓶注入于另一具量瓶那般。本颂云：“犹如群鹅依妙池，蜜蜂品尝花精味，长相伴行具稀奇，无疲无厌奉师意，信为亲因尝德味。”

如是大德上师行持菩萨大行积集巨大福慧资粮时，在这当中自己若能下至以仅仅微薄的财物受用或者身口劳作，甚至仅以内心献上随喜而作同事之行，则由大德上师的无上发心力获得多少量的善根资粮，自己也将同分获得。从前，有两个人结伴前往卫藏，一个人只有微少的豆粉做路粮，另一人有很多细白糌粑，前者微量的豆粉混入大量糌粑粉中。数日过后，带糌粑的人说：“现在你的豆粉差不多用完了吧，去看看用完没有？”然后两人去看，现在豆粉还没用完。这样看了许多次，豆粉始终未尽。其结果可知，必然是与一切糌粑一道用尽。正如此比喻，他人做某种善根时，自己由财物或身口途径仅参与少许，也将一道获得其善根。特别是充当上师善知识当时的仆人或使者，下至包括洒扫上师住所在内，都是无误的资粮妙道，故应随力精勤而为。本颂云：“趣入之行决定行，大德师积福慧资，其中若作同事行，差使洒

扫劳有果，皆是积胜资粮道。”

一切归依、积资的无上胜田，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，特别是上师灌顶、传法等时，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全体悲心与加持，悉皆入于大德上师心中，之后是安住于与一切诸佛无别中了，故其余时间作百献千献，不如此时献一抔食物的福德大。一切依生起次第而观修本尊也是这样，如果认识仅仅是相现为彼彼本尊，体则唯是自己的根本上师，别无其他，则得速入加持。凡相续中得以生起圆满次第的本智，一切皆是唯由虔信上师与上师的加持二种力和合，自相续中才生起上师心续开悟的智慧。因此，所有生圆次第等胜道的修持，其所修的本体都归于上师本身，由此一切经典续部都说上师为真佛。颂云：“何故归依积资田，修师瑜伽外内二，生圆所修体归此，故经续说师为佛。”

以此缘故，大德上师其心住于与一切诸佛无别之中，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净所化，其相变化为补特伽罗人身而真正住世的此时，我们应当依照其所说的言教修行，要在由三种承事而成为心心无别上多加努力。若非如此，上师真正住世时，没有承事、恭敬、依教奉行等，而当真身不在世时，却绘制影像，说些进行观修的话；或者有说要观修实相后，另寻觅一个甚深之法，不修作使上师心相续的断证功德传于自相续的诚敬和祈祷等，这些是所谓的能修所修悖谬。中阴期

间出生面见上师、师尊引路等等，这也仅仅是由自身有无量的诚敬与上师的悲力愿力和合，才得以如是显现，上师并没有直接去那里，所以若自己没有诚敬，无论上师多么好，也不会出现中阴引路。本颂云：“愚人大多绘制影像观，真身住世都无有承事，说观实相不知上师心，能修所修悖谬诚无义，无诚敬欲中阴见可羞！”

所谓首先应由善巧方便门观察上师，这也是指未请法、请灌顶、结上师徒关系之前应善加观察，如果具足上师的法相则可依止，若不具足则不依止。如若已依止为上师，则必须由见一切所作皆善妙的门径，唯一视为功德，即应学练信心与清净观；若作分别过失等，则会出现不可思议的过失。

观察上师，总的是指需要具足经典续部中所说的诸项功德，特别是指一定要有菩提心的禀性，因此简要而言，可以归在观察是否具有菩提心这一项观察当中。如果具有菩提心的禀性，今后也就会实办弟子今生来世的诸利益，故不会不成利益。他所说的法也都是与大乘之道相系，故无论如何是走得上正道的。如果不具有菩提心，往后此师长由于有私欲缠，就不会很好地调伏弟子的禀性，而且不管他的说法像是多么甚深、多么稀有，终归唯一是为了追求此生的世间法而已。因此，由于观察上师的一切要领可归摄在此项中的缘故，如果某人充满菩提心的性情，则无论他的外表等如何也

应依止；如果远离菩提心，即使暂时出离厌世、专修行为等现似有多么贤善，也不应依止。

然而，对于那些自身以隐密方式而住的大德们，我们这些凡夫无论作多少观察，也无法了知；而且又有谄诳为性的骗子，由于善巧伪装的骗术而现似大德。所以，依止自己多生有宿缘关系的上师是主要的。

具体来说，仅仅见上师之面，闻上师之音，乃至仅仅闻上师之名，也能动起汗毛竖立的信心，心境骤然改变，有如此反应就证明是自己有宿缘的上师，故不必观察。

从前，绒顿拉嘎告诉米拉日巴尊者：“你有宿缘的上师是住在南方卓沃隆寺庙的最胜士译经王玛尔巴，你应去他处。”仅仅闻到玛尔巴的名字时，尊者就从心底生起了不共的信心，随即起了此念：纵然有失命因缘，我也要去见上师面，受持上师之心行。去见上师时，玛尔巴佯装耕田者来迎接米拉日巴。道上相见时，虽不识上师，然而此生明显的现相片刻停止，而端端地立着。

总体而言，上师也与自己内心状况的净垢程度以及业力相关联。因此，自己得过法、得过教授的恩师，无论怎样的情形，都需要不离真佛之想。

如果自己无有福缘，则没有遇见贤德上师的缘分，若自己观念不清净，则虽遇真佛，也不能见其为具功德者，以

此缘故，由宿业牵引所遇到的受过法恩的上师是非常主要的。

中间依止上师的过程中，应当轻视寒热、饥渴等一切困难，依照师教修行，以信心恭敬祈祷，自己的一切所作应及时请示上师，上师如何赐教就如何去做，由“您知我心”的深信门来依止。

最后学习师心师行，指的就是对大德上师的一切行为善加观察，之后自己也唯一照着那样去修持。俗话说“一切事情即模仿，由模仿中生善巧。”总体上，修道就是模仿往昔的诸佛菩萨；弟子依止上师，也就是随学上师，所以上师的心与行为如何，要在自身上做出来。以比喻说明，弟子依止上师要像从印模造出佛像那般，印模上有如何的图案，在佛像上都出现，如是上师心相续中有如何的德相，弟子也应与上师相同，至少也一定要有他的同分。

因此，若有首先善巧观察上师、中间善巧依止上师、最后善巧学习师心师行，这样的行人无论如何是会行正道的。颂云：“首先善巧观察师，中间善巧依止师，最后善巧学心行，此人必将行正道。”因此，若幸得一位具有一切功德的大德善知识，依止他时应当不顾身体性命，像常啼菩萨依止法涌菩萨、大班智达那若巴依止胜士帝洛巴、米拉日巴尊者依止玛尔巴尊者那样。

常啼菩萨如何依止法涌菩萨呢？

往昔，常啼菩萨寻求般若波罗蜜多妙法，来到一空旷之处，空中有声音说：“善男子，去东方吧！你将会闻到般若波罗蜜多，莫念色身疲劳，莫念昏沉睡眠，莫念寒暑昼夜等，也勿顾视左右，如此行去吧！不久，你将获得般若波罗蜜多经法，闻到说法比丘身上存在的妙法。善男子，彼时汝于谁前听闻般若波罗蜜多，即应于彼生导师想，恭敬妙法，故应随师而行。若见其依止五妙欲功德，也应了知此为菩萨的善巧方便，故不应起不信心。”听闻此语后，他便往诣东方。

走不多远，他想：我没有问那声音需走多远，故我尚不知道如何去开示般若波罗蜜多的师长那里。就在彼处，他嚎啕悲哭，暗自心想：“乃至尚未得到般若波罗蜜多期间，我应不念辛劳、不念饥渴、不念昏睡、不念昼夜……”之后，他如同死去独子的母亲那样，心无他念，唯一渴望而想：“何时我才能听到般若波罗蜜多？”

此时，一位如来现身其前，于求法作诸赞叹，告知说：“从此地过五百由旬处，有一名为香积的大城，七宝自性，由五百园苑所围绕，一切功德悉皆圆满。大城中央十字之处，有七宝所成法涌菩萨的妙宫，周围约一由旬，园苑等诸受用甚为圆满。其中法涌菩萨摩訶萨及其眷属，与六万八千女子

一同具足五种妙欲功德，随心所欲，嬉戏欢喜，行诸快乐。法涌菩萨三时常为彼处会众演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你去其座下，将从彼听闻般若波罗蜜多。”

闻已，心无异念而住，随后即于彼处听到了法涌菩萨开演般若波罗蜜多，现前了众多三摩地门，普遍见到十方世界无量无数诸佛开演般若波罗蜜多。诸佛说法后，于法涌菩萨说赞叹语，随后消失。

之后，常啼菩萨对于法涌菩萨生起了欢喜、信心及敬重，他想：“我应如何去拜见法涌菩萨呢？我是个穷人，可供养法涌菩萨的衣、宝、香鬘等供养善知识的资具一无所有，所以我应出卖自身，以所得来供养法涌菩萨摩訶萨。无始劫来，于此轮回曾卖过无量色身，以贪欲为因堕在地狱，无量身体遭受割截，徒然枉费，然而都不是为了如此的妙法而舍身，都不是为了供养如此的圣贤大德而舍身。”想后，他来到集市中心，高声叫卖：“谁买人啊？有谁想买人呀？”然而邪魔波旬对于常啼菩萨为法苦行起嫉妒心，动发魔力，导致谁也没听到他的声音。

之后他没有得到来买自己的人，就去一处悲泪哭泣。此时，帝释天王想观察常啼菩萨的意乐，就化现为婆罗门子身相，过来说：“我不要人，但要做一次供养，需要人肉、人油、人骨髓，如果你肯卖，可给适当价钱。”常啼菩萨心

生欢喜，即以利刃刺穿右手，鲜血涌流，又割光了右腿上的筋肉。正去墙角下剖开骨骼取骨髓时，一位长者之女从楼阁顶层见后，下来对他说：“善男子，你为何对自己作此病痛呢？”常啼菩萨便向她讲述了为供养法涌菩萨而卖身的经过。

由此，她询问道：“你对他这么作大供养，能得到何种功德呢？”

常啼菩萨回答：“他将开演诸菩萨众的善巧方便及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修学此，可证得一切种智，从而具足众多佛功德法，而且能为一切众生分配法宝。”

长者女便说：“此等功德中为得其中一种，即使舍恒河沙数色身也是可以的，但请你不要对自己作如是伤痛，凡你供养法涌菩萨所需的资具，我都可给与，而且我也与你结伴去拜见法涌菩萨，我也因为获得彼等功德而生发善根。”

此后天王帝释现自身原形，对常啼菩萨说：“我是天王帝释，为了观察你的意乐而来，你有何需求我可施与。”

“那请施给我佛的无上功德！”

“此非我境界，故无法施与。”

“那么，我的身体恢复完足不必你费力，我可作真实性的加持！”

常啼菩萨说道：“若有诸佛为我作不退转授记之真实

性，由我不动增上意乐的真实性及说此诚实之言，愿使我身体恢复如故！”说已，其身唯一如前恢复，天王帝释消失不见。

之后常啼菩萨和长者女结伴去了她父母家，讲述了此中经历后，拿了众多供养资具，长者女携同五百侍女上了马车，带着父母等众多随从共同前往东方。他们一路驰行来到妙香城时，只见法涌菩萨正在为百千眷属演说妙法。由见此故，常啼菩萨获得如同比丘入定般的安乐，他与五百眷属女众一同下了马车，前往法涌菩萨座下。

其时其处，有法涌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宫殿，七宝所成，红梅檀为饰，珍珠网垂覆其上，有四方处安置四颗如意摩尼宝珠的明灯，四个银香炉内烧燃着黑沉妙香而兴供养。中央有四大宝篋，篋内有以吠琉璃熔液在金纸上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经卷，一切人天普来供养。问明其因后，常啼菩萨及五百主仆女眷都兴善妙供养，随后来为诸眷属说法的法涌菩萨座下。

常啼菩萨与五百女眷以彼等供品资具供养了法涌菩萨，长者女及其眷属发起了大菩提心。常啼菩萨请问：“先前所见的诸佛从何处来，去于何处？”为此法涌菩萨演说了《诸佛无来无去品》经法，之后从座起身回到家中，于七年中入一三摩地平等而住。此间，常啼菩萨与五百女眷舍离坐

卧二种威仪，唯以行住二种威仪过诸时日，一心想念：法涌菩萨何时能起定说法？

如是七年将近之日，常啼菩萨闻诸天语：“再过七天，法涌菩萨就要出定说法了。”之后他与五百女眷一同去法涌菩萨说法之处，一由旬内作诸洒扫。为了压尘不起开始洒水，这时魔王波旬使所有的水都不见了。常啼菩萨刺破身体的一切脉管，以血洒地，由此长者女及五百眷属也刺破各自身体一切脉管，洒血压尘。此时天王帝释加持一切血为天界红旂檀，常啼菩萨及其眷属在彼处安置圆具庄严的狮子大座，法涌菩萨莅临入座，开演了般若波罗蜜多。常啼菩萨由此证得六百万种三摩地门，面见无量无数诸佛，从此梦中不离见佛。据说现今他住在无尽妙音如来座下。

如是，大班智达那若巴依止帝洛巴尊者时，也曾行过无量难行。如前面所说，帝洛巴以乞丐相安住时，那若巴前来拜见，请求摄受。帝洛巴答应了，之后，无论他到哪里都带着那若巴，但一直未说法。

一天，帝洛巴带着那若巴到了一座九层楼的顶上，说道：“为依师教照办，有没有能从此楼顶跳下去的？”

那若巴想：这里没有其他人，一定是说给我听的。于是，他从楼顶纵身跳下，一切身分跌撞在地，发生了无量的疼痛与苦楚。

上师来问他：“痛吗？”

他说：“不止是痛，简直成了尸体一样！”

帝洛巴作了加持后，他的身体恢复如初。

又将他带到一处，说道：“那若巴，生火！”火烧好了，上师将许多剖开的细长竹条涂上油放在火上烤，磨成非常锐利的竹刺，说：“依师教照办，这样的苦行也需要行！”随后，将众多竹刺从他的手指甲、脚趾甲间隙插入，结果他全身的一切关节都崩开了，经受了难以忍受的大疼痛苦楚。做完后，上师又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几天后回来，取出那些竹刺，从伤口处流出许多血和脓水。帝洛巴又作了加持，将他带走了。

一天，帝洛巴说：“那若巴，我饿了，你去讨些吃的！”

那若巴于是到了许多农夫吃饭的地方，讨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稀粥献给上师。帝洛巴像是很香甜地吃着，显得十分欢喜。

那若巴想：我以前跟随上师做了那么多事，从未出现这次这样的欢喜，如果再去讨，会不会还得到一些？于是他带着托巴去了。

那些农夫干活去了，剩下的稀粥放在原处。他想：现在在这儿偷点也行！于是拿起便逃。结果被那些农夫看到，他

们追赶过来逮住他，将他打得要死。他又受了无量疼痛，无法站起，留在原地躺了几天。上师又来作了加持，之后又带他走了。

一天，帝洛巴又说：“那若巴，我需要很多财物，你去偷吧！”他就到了一户富人家行窃，结果被人察觉逮住，将他打得快要死了。几天后，上师来到他面前，问道：“痛吗？”他如前回答。上师作了加持，又带他走了。

这样的大难行共行过十二次，还有十二次小难行，在一个身体上共行过二十四种难行。如是一切难行圆满后，一天，帝洛巴说：“那若巴，你去打水，我在这里生火。”那若巴提水回来，帝洛巴烧好了火，站起身来，左手抓住那若巴的喉脉说：“那若巴，抬起头来！”说罢，右手拿起鞋子，以鞋猛击他的额部，那若巴骤然昏黑而倒地。苏醒之时，那若巴的相续中已生起了上师心续的一切功德，师徒二人成了心意无别。

就这样，大智者那若巴行过二十四度苦行，实际上由于这些都是上师的言教，所以成了净障的妙方便。虽然相上看来唯是性质无意义的徒劳，没有一个会认为是正法，上师也未说过一句法，弟子也未修持过一次顶礼等法，然而因值遇成就的上师后，不顾此苦而奉行上师之教，结果以离障碍清净之力而开悟了。因此，比依师教奉行更殊胜

的法的修持是再没有别的了，越是能依教奉行，得到的利益就越大！

像这样，稍微违背师教的过失也格外重。

有一次，帝洛巴说：“那若巴，你不要担任布扎玛希拉寺庙的护门班智达！”

后来那若巴去印度中部时，遇到布扎玛希拉寺的护门班智达圆寂，无有他人能与外道辩论，便请求他：“需要您做北门的护门班智达！”为此，他做了北门的护门班智达。

一次与外道辩论，多日还不能辩胜，为此他就祈祷上师。一日帝洛巴圆睁双目来临了，那若巴说：“您悲心太弱，此前怎么不降临呢！”

帝洛巴说：“我没说过你不要做北门班智达吗？现在你将我观于头顶，以契克印指着外道去作辩论吧！”

他如师教而行，结果得胜，折伏了外道的一切谬论。

米拉日巴尊者也有如此依止南岩玛尔巴上师的事例：

在阿里贡塘地方有一名为米拉希饶嘉参的富人，他有两个子女，长子名叫米拉闻喜，也就是至尊米拉日巴。他们兄妹幼年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结果财产等全部被伯父勇仲嘉参掠夺去了，他们母子三人饮食财产一无所有，倍受艰辛。之后，米拉日巴从后藏的雍敦嘉措和拉吉俄穷处学会了咒术、

降雹术，压死了伯父的儿子儿媳等三十五人。因当地人厌恶他们，他又降了三墙板厚的冰雹。

他追悔以往的这些罪业，生起了修法之心，依照雍敦上师的教敕前往拜见一位大圆满上师绒敦拉嘎求法。上师说：“我这大圆满的妙法，根为自成王、顶为证得王、果为瑜伽王，昼修昼成佛，夜修夜成佛，具福缘者不必观修，仅由听闻即得解脱，属于最上根人的法缘，因此赐给你。”随后赐予他灌顶和窍诀。

他心想：“我最初学咒术，只修了十四天就出现了大验相，学降雹术也只用七天就修成了，现在此法比咒术、降雹术要容易，昼修昼成佛，夜修夜成佛，有福缘者不必观修。我既已遇到此法，也算是有福缘的人。”想后他没有修行，只是睡卧闲坐，结果成了人法分离。

几天过后，上师说：“说你是个大罪人确实如此，我对此法也有点夸张，现在我不能引导你，在南岩卓沃隆寺有印度得道者那若巴的亲传弟子圣士译经王玛尔巴，他是新密宗的成就者，三地无与伦比，你与他宿生有缘，去他那里吧！”

当时，仅仅听到玛尔巴译师的名字，他内心就生起了说不出的欢喜，身体出现了汗毛翕动的安乐，有泪水涌动的无量虔诚。他心想：何时才能遇到上师，见上师的面？于是立即前往南岩。

上师父母都有出现殊胜梦相，知道米拉日巴要来。随后玛尔巴佯装耕地者，到隆达路边迎接他。

当时，他首先遇到上师的儿子达玛多德在放牧，随后继续前行，在路口遇到正在耕地的玛尔巴。刚一见面，就产生了难以言表的不可思议喜乐，停止了此生的显现，留了片刻。当时他不认识上师，讲了前来拜见玛尔巴上师的原因。上师说：“我将你介绍给玛尔巴，你来帮我耕这块地！”说完，赐给他一瓶酒就走了。米拉日巴将这酒无余饮尽。

耕完地时，上师叫儿子来唤米拉日巴，他们一同到家。

见到上师，他顶礼说：“上师啊！我是尼玛拉多的大罪人，所以身口意都供献上师，衣食法向上师求，求即生成佛！”

上师说：“罪业深重怪不得我，不是我特地让你造罪的，不过你造了什么罪？”米拉日巴详细讲述了缘由。

上师说：“不管怎样，供养身口意很好，但衣、食、法三者不能全给，要么给你衣食，去别处求法，要么传你妙法，到别处寻找衣食，两者做个选择。如果选择传你法，能否即生成佛，还依赖你自己的勤奋！”

米拉日巴说道：“我指望法而来上师跟前，衣食可去别处寻找。”

在上师那里住了几天，随后去了南岩沟头沟尾到处乞

讨，结果讨到了二十一藏斗青稞。用十四藏斗兑买了一口四角铜锅，六藏斗装入袋子，之后连同铜锅一起背来上师前供养。他将青稞背进上师卧室，放在地上，占满了房间。上师站起来说：“小伙子好大的力气，想用手力压死我们吗？把青稞拿出去！”又用脚踢他：“必须把青稞拿出去！”后来只供养了那口空空的铜锅。

一次，上师说：“我有许多从卫藏来的有信心的弟子遭到雅卓人和浪巴人的殴打，不让顺利前来，干粮和供品都没有保障，所以你在这两处降一次雹！这也是法，会传你窍诀！”

他在那两地降了大冰雹后，又来求窍诀。上师说：“你降了三粒冰雹，就想得到我从印度苦行所得的法吗？如果无论如何想要得法的话，南岩拉卡瓦地方的人殴打我那些来自涅洛若的弟子，对我也十分轻蔑，你向那里放咒，若出了效验，就把大智者那若巴即生成佛的窍诀授与你！”

在那里施咒也出了效果，再度向上师求法。上师冷笑：“嘿嘿！我不顾生命求得的空行口气未散的诸窍诀，必须要作为你造罪业的赏赐品，这是戏谑吗？这是戏谑还有点可以，太可笑了！如果不是我，是别人就杀了你了！现在你自己去赔偿雅卓人的庄稼、使拉卡瓦所有的人复活，能这样，就传你窍诀，不然不要在这里转！”

受到了上师这般呵责，他灰心失望，哭了很久。

翌晨，上师亲自来说：“昨晚我对你争辩太多，不要不高兴，慢慢来，不要急躁，会传你窍诀。你是个肯干的人，帮我儿子达玛多德建一座碉楼，竣工之后，窍诀也给你，衣食也给你。”

米拉日巴说：“期间若我未得到法而死去怎么办呢？”

上师说：“我保证你这期间不会死，没有太夸张法效，你既是个极有毅力的人，若能修习我的窍诀，可以看看即生能不能成佛！”

作了这样的谆谆教诲后，依次让米拉日巴在东山建一座圆形碉楼、在西山建一座半圆形碉楼、在北山建一座三角形碉楼。所有的碉楼仅建起一半时，上师就来呵责，让他拆毁，之后将土石运回原处。来来回回搬石运土，米拉日巴后背磨烂，生了一个疮，他想：如果给上师看，只有受呵责；给师母看，又成了在夸功。想后，没有给他们看而暗自哭泣。

之后，请师母帮忙去求法，师母也请求上师给他传法。

上师对师母说：“你去做些好饮食，带他来这儿。”

米拉日巴来后，上师念了归依的传承。传完归依戒后，说：“这些都是共同之法，如果想要不共密法窍诀，必须如此而行……”便简要传授了那若巴的苦行圣传，之后说：“你很难做到吧？”由此，米拉日巴生起了泪水失落的强烈信心，立下了仅依师教奉行的猛利誓愿。

数日过后，上师让他做随侍，带他到一地。当时，到了往东南去的一险隘处，对他说：“你在这里建造一栋灰白色四方形的九层楼，加宝顶共十层。这次不会拆除，建成时传你窍诀，按此修行，之后我会为你备办修行的口粮！”

在打地基时，上师的三个大心子嬉戏滚来一块大石头，他也用来砌地基了。才修好了二层楼，上师过来观看，问道：“这块石头是从哪里取来的？”

他汇报了缘由，上师说：“我这几位弟子是修生圆次第的瑜伽士，不应做你的奴仆，快取出石头，送至原处！”

他又从楼顶开始拆除，取出那块石头，送回原处。

上师说：“你自己再搬回去，好好放上！”

他又搬来，如前放置，再做修造。修满第七层楼时，腰部生了一个疮。

上师过来对他说：“现在你把剩下的工程放下，在下面修一个有十二根柱子带后殿的走廊。”

他又进行修建。走廊峻工时，尾椎处生了一个疮。

当时，有藏绒地方的梅敦村波来求胜乐金刚灌顶、多勒地方的策敦旺额来求密集金刚灌顶。当他们来时，因为建房事情已办好，所以他希求得灌而坐在灌顶席中。结果只遭到上师的呵责、痛打，从灌顶席中驱逐出去。当时，整个背部都是伤，三个疮口流出脓血、发生疼痛，他就把土器背在前

胸，继续修造房子。

又一次，绒地的鄂敦秋多来求喜金刚灌顶，为此师母将私房财产一颗大松耳石给了他，作为灌顶供品。他又坐在灌顶席中，结果仍然赐给一顿痛打、责骂，而未得灌顶。他想：现在肯定不会得法了！于是就漂泊异乡。到了南岩地区，一户人家请他念诵《般若八千颂》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常啼菩萨的圣传，以此为缘，他想：为法苦行就需要做到依师教奉行，奉持师意！于是又回来了。

回来后，上师也只是打骂。正当他灰心之时，师母派他去鄂巴上师跟前求法。鄂巴上师传给他窍诀而修行，但因他未得到上师的开许，所以不能生起少许功德。后来，依照上师的吩咐，随侍鄂巴上师回到玛尔巴上师这里。

一日，在一次会供之中，上师对他和鄂巴上师大加呵责，又去打他们。他心想：我恶业罪障如此深重，不但自己苦，还连累鄂巴上师和师母这般艰难。现在得不到法，唯有积罪，不如自杀死了好！想到这里他准备自杀，被鄂巴上师劝住了。

这时玛尔巴上师怒气全消，将他们师徒唤到跟前，从此摄受了他，赐与许多贤妙教诲，取名号为米拉金刚幢。在胜乐金刚灌顶时，上师现前显示了六十二本尊坛城，赐其密号为笑金刚。一切灌顶窍诀以满瓶注入的方式传授给他，他由猛利大苦行而修持证取，由此获得了共同与殊胜的悉地。

因此，往昔印藏曾出兴于世的所有智者、成就者、持明尊，悉皆由依止真实的善知识上师如教修行，从而与师尊成为心性无别。以此缘故，对于上师的一切行为应不起颠倒见，无谄诤、无虚伪，由禀性正直而依止。如果没有这样做到，则仅仅说一个小小妄语，也有很重的罪过。

从前，一位大成就者的弟子正会集诸多眷属讲经说法时，上师现乞丐相来到会场，结果他羞于在大众中顶礼，便装作没看见。下午会众解散，他立即去拜见上师并顶礼。

上师说：“刚才你为什么不对我顶礼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看到。”

话刚出口，两个眼珠就掉到了地上。在请求宽恕后正直而言，上师作了加持，眼珠又回入眼眶。

如是，印度大成就者黑行尊者一次带着众多眷属坐船在海上航行，一时他起了念头：虽然我的上师是真正的成就者，但世间方面，眷属与受用等我更胜一筹。由此，航船立即沉入海中，只见他们在海水中非常艰难。他祈请上师，上师亲自降临解救了海水的怖畏。

上师说：“这是你起了大骄傲的报应！我只是没有去营办眷属受用而已，若我努力去办这些，是能达到与你一样的！”

曾有言说不尽的无量诸佛出兴于世，如彼等诸佛的大

悲也未能救拔的我们，直至如今仍遗留于生死大苦海；往昔又有难思难量得道大士出现世间，也并未成为彼等悲心照看的对象，就连仅仅面见的缘分也未出现；虽然于现今释迦佛圣教值末期五浊炽盛此时期中已获得了人身所依，却仅成了唯随不善而转，于取舍处愚蒙不知，如同无亲的盲人漂泊于空旷大荒野。就在此时，诸大德善知识上师由无量悲心切近垂念后，依照契合各自机缘的补特伽罗人之身相，降临于我等心前，其本心住于大觉佛境，行仪则根据各个相续而示现，由善巧方便门亲作摄受，令入真实圣法之门，开启明见取舍之慧眼，无有错谬地指示解脱与一切种智之胜道，因此实际与真佛无别，于各自份上实已超过诸佛的深恩而作护念。以此原因，一切时处都要在由三信心门善作依止上勤加努力！

虽遇大德犹为鄙行欺，虽获胜道仍漂邪道险，
我与如我邪性诸有情，依法调伏自心求加持！

依止善知识之引导终
共同前行圆满矣！